

## 率领幼童出洋留学先驱容闳



容闳

容闳并不是第一个出洋留学的中国人。早在康熙年间，就有个郑玛诺（香山人）“自幼往罗马国，习格物穷理超性之学，并西国语言文学”。然而，从在国外学有所成，并在学成归来后报效祖国的角度来说，容闳确实是中国第一人。

容闳（1828—1912），字达萌，号纯甫，南屏村（今属珠海）人。出生贫苦农家。1841年到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，1847年随校长美国人布朗夫妇赴美国，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。1854年毕业，不久被授予法律博士学位。在校期间他刻苦学习，曾接连两次获得论文首奖。毕业后于1854年3月返国。“予意以为予之身，既受文明之教育，则当使

后予之人，亦享此同等之列，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列。”（见《西学东渐记》）

回国后，他先是任美国驻广州代理公使派克的秘书，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、上海海关翻译处、上海宝顺洋行任职。1860年曾到太平天国国都天京（今南京）访问，向洪仁玕提出富国强兵、革新教育、改良政治等建议，但未被采纳，认识到“太平军之行为，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”。遂于1863年转而对洋务派曾国藩寄予希望，被曾委派筹建江南机器制造局，赴美采购机器。

### 率领幼童赴美留学

不过，容闳的最大愿望还是办教育。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，他就萌发了选派本国学生出洋的念头，试图引进“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”，“使此老大帝国，一变而为少年中国”。1868年他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条陈数事，其中包括选派颖秀青少年赴美留学。1870年再次向曾国藩提出四项条陈，重点仍在送“幼童赴美留学”的建议。此议得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、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。

1871年，留美学生预备学校在上海成立。学生须经考试入学，各学生之学费、食宿和零用完全由政府供给。曾国藩和李鸿章对选送幼童赴美留学十分重视，他们指出：“查挑选幼童出洋肄业，固属中华创始之举，抑亦古来未有之事。所有携带幼童委员，联络中外事重大……非坚忍耐劳志趣卓越者，不足以应是选。”他们亲自与容闳拟定章程，拨出经费。由容闳亲自在官立学校中挑选中英文皆有基础的聪颖学童。最后挑选了第一批30名。这30名学童中，广东籍的占24名，其中香山籍的就有13名，他们是陆永泉、邓士聪、蔡锦章、张仁康、史锦镛、钟俊成、程大器、欧阳庚、钟文耀、容尚谦、刘家照、谭耀勤。另有江苏籍3名，安徽、山东、福建籍各1名。包括后来成为享誉国际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。

1872年，首批幼童由陈兰彬率领前赴美国，陪同前去的有中文教员

及翻译人员。容闳则提前赴美，接洽学生到美国家庭寄宿和入学等事，并先在美国麻省斯伯林斐设办事处，后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设立永久性办事处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常设驻外机构，是中国走向世界跨出的一大步。

从1872年起，清政府每年选送30名幼童赴美留学，四年内共选派了留学生120名。可惜，“幼童赴美留学”之举只坚持了四年，就因清政府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而终止。但即使这样，这批留美学生后来大部分仍然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先驱者：詹天佑为著名铁路工程师，主持建成京张铁路；罗国瑞任浙江省铁路总工程师；梁敦彦成为外交家，曾任外务部大臣；蔡绍基任外事局长和北洋大学堂总办；黄开甲任“圣路易世界博览会”中国馆副馆长；钟文耀任马尼拉总领事，上海造币厂厂长；欧阳庚任巴拿马总领事；张仁康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律师……留学幼童唐绍仪后来还当过民国第一任总理。

其后，清政府改任容闳为第一任驻美副公使。在认清洋务派的真面目后，容闳参与了维新派的活动。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出北京，潜至上海继续组织改良活动，成立了“张园会议”（即所谓中国议会），并被选为会长。“中国议会”失败后，容闳在亡命日本的船上遇到孙中山，两



1872年首批赴美留学幼童在轮船招商局前合照留念



青年时代的容闳

人纵论天下大事，相见恨晚。容闳在回顾了自己的经历之后，终于认识到，只有首先推翻清王朝，中国才能走上富强之路。1902年加入美国籍后，容闳曾于1910年介绍孙中山与美国军事理论家荷马李及财政界人士布思等认识，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。

1911年辛亥革命时，容闳已经83岁了，欢欣鼓舞之余，他给海内外友人写了许多信，表达他拥护共和，渴望重返祖国的强烈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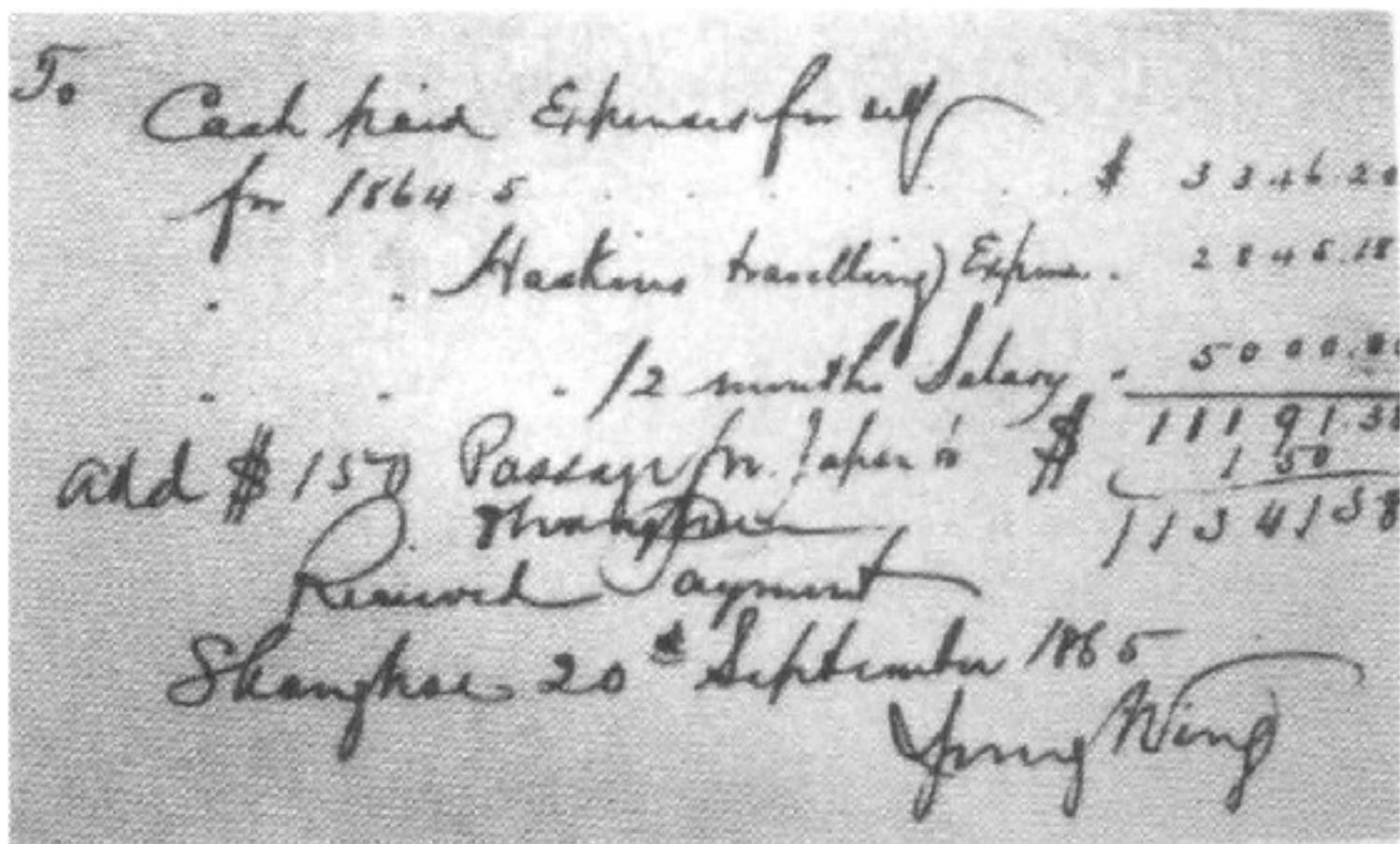
1912年4月21日，容闳病逝于美国哈特福德市。临终前，他把一生的艰辛历程和教育救国的思想，都写进他的著作《西学东渐记》里。

## 新闻摄影的先驱

关于容闳，还应该提及一件鲜为人知的事，这就是，容闳同时也是摄影界公认的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。

在容闳率领幼童赴美期间，李鸿章曾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的处境。其实，容闳在赴秘鲁之前，对那些被“卖猪仔”到国外当苦工的华工的处境已有较深的了解。他在回忆1855年初次回国的感受时写道：

甫抵澳门，第一遇见的事，即为无数华工以辮相连，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，及今思之，犹为酸鼻。



1865年，容闳为江南制造局赴美国采购机器时手书的支销单

容闳到了秘鲁之后，用了两个月作深入调查，查清了华工所受的非人待遇。他们被卖到秘鲁北部，在深山、糖寮、鸟粪岛等地，开山、种蔗、挖鸟粪，备受虐待。有的被活活打死，有的受不了自投火炉、糖锅自杀。他恐怕秘鲁方面狡辩、抵赖，便想到应用他在洋务活动中学会的摄影术，把所见的情景一一拍摄下来，随后将报告和24幅实况照片封寄回国，从而揭露了秘鲁当局与西班牙、葡萄牙“猪仔”贩卖集团狼狈为奸鱼肉中国人民的罪行。

铁证如山，中国政府正式向秘鲁当局提出交涉，秘鲁当局不得不于1874年复照中国政府，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，保护在秘工作的华工的基本权益。

这是清政府在外交事务中所取得的第一次胜利，也是中国保护侨民利益的良好开端。容闳不辞劳苦的深入调查，特别是那24张照片是起了重大作用的。

容闳拍摄的那24张组照，正是摄影界公认的中国的第一批新闻照片。